

口号是僵硬的

上海是鲜活的

向上海学习

石磊 七格 袁敏 / 著

SHANGHAI
XIANG XUE XI

10年来全世界变化最大的城市，

实现了伟大历史复兴的上海，

一个“新冒险家”的乐园。

本书从高层决策到人文内涵，

为你全面解析有关新上海的奥秘。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[-127.51
556

向上海 学习

石磊 七格 袁敏/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向上海学习 / 石磊等著. —北京: 世界知识出版社,
2003. 1

(东方潮 / 石磊等主编)

ISBN 7 - 5012 - 1938 - 9

I. 向… II. 石… III. 经济体制改革—成就—上海市
IV. F127. 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99747 号

书 名 / 向上海学习

责任编辑 / 张光勤 赵凌云

装帧设计 / 耀午书装工作室

责任出版 / 夏凤仙

出版发行 / 世界知识出版社

地址邮编 / 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(100010)

网 址 / www.wapbook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字 数 / 300 千字

规 格 /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 / 12.5

版次印次 /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定 价 / 23.8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版禁止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销售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写在前面

世纪末的那个冬季，我曾经屡次从北京和广东搭机飞回上海。每一次抵达上海，我这个上海人，心里都有深深的无奈和深深的痛。相比北京和广东的气焰排场，那时的上海是一城的寂寥落寞，灰扑扑的市景，修补再三的城市建设，拥挤龌龊的交通运输，捉襟见肘的含泪故事以及石库门里脾气暴差的上海人。面对一座疲惫不堪的愁城，是让人叹也叹不完的气。那些洋场金粉，那些海派手笔，那些陈设楚楚的客厅，那些衣食讲究的男女，统统不知了去向。曾经身世惊人又迷人的东方明珠，遗落在茫茫沧海里。无数上海人，跟我一样，心里空落落的，不知所措。

而半个世纪以前迁移到香港居住的那些老上海，在港岛半山的客厅里，继续着他们从上海移植过来的优雅生活和精致品位，锦衣玉食衬着一口软糯娇嗲的上海话，看不见风尘岁月的点点痕迹。我坐在这样的客厅里饮茶，真的不知道上海本土的玉堂春暖究竟在哪里可以重拾入怀？或

向上海学习

者,那已经是不可重温的海上旧梦?或者,那段辉煌岁月只剩下零星碎叶飘散在不远的海外孤島,如标本一样供人考古?多少老上海辗转回来故乡踏看,他们站在外滩老泪长流,黄浦江的风猎猎在耳,身后是已经面目全非的东方巴黎。

那个冬季,令我觉得彻骨地冷。

春日迟迟,不过上海到底还是等来了新世纪的春暖花开。

上海人没有积愁,也没有积怨,更没有积恨,他们在终于等到的机会面前,只有一种刻不容缓的快跑意识。多年的怀才不遇终于有了补偿,上海人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释放了数十年压抑着的聪敏睿智,抖擞精神整顿山河。他们只用了短短 12 年的时间,就完成了——一个跨世纪的华丽转身,创造了世界范围内的惊艳效果。

岁月容易,兴衰本是寻常事。尽管上海人因陋就简了 40 年,但是 40 年的时间不过弹指而已,关于流金岁月的记忆,是上海人刻骨铭心的珍宝,根本不会淡忘。上海人把机会从容掌握在手,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,恢复了她的昌盛的气概。阿拉上海人世袭的自负和自珍,清楚明白地写在眉眼之间,上海人到底是上海人。

上海让世界惊叹,还只是刚刚开了一个头。上海人还有源源不断的锦绣文章,将成为世界各地媒体的头版头条。一个让一些人畅意、同时可能让另一些人胸闷的事实是:上海人恐怕还会继续牛下去。

目录

写在前面 · 1

- 第一章 “变钱”的城市 · 3
- 第二章 为什么是上海 · 32
- 第三章 赢家秘史 · 49
- 第四章 啊,浦东 · 60
- 第五章 新型崇拜 · 71
- 第六章 “新冒险家”的乐园 · 93

第

一

部

上海
奥义书

·
1

第

二

部

伟大的精明

·
115

- 第一章 实惠原则 · 117
第二章 沪流 · 129
第三章 上海人的冒险精神消失了吗 · 145
第四章 在上海玩浪漫 · 160
第五章 爱上海等于爱自由 · 173

第

三

部

带个上海人回家

·
197

- 第一章 上海男人篇 · 199
第二章 上海女人篇 · 232

第

四

部

上海的骨髓

· 269

- 第一章 学习门槛精 · 271
 第二章 如歌的优越 · 279
 第三章 双城游戏 · 284
 第四章 什么叫活络 · 294
 第五章 石库门精神 · 299
 第六章 人权万岁 · 305
 第七章 白领之城 · 310
 第八章 三六九等 · 317
 第九章 上海人都是赛先生 · 323

第

五

部

上海的50个迷人之处

· 327

法国梧桐 / 洋泾浜英语 / 永远的尹雪艳 / 杜月笙的公馆和林彪的游泳池 / 老洋房 / 拖鞋普及 / 时髦外婆 / 静静的地铁 / 上海大剧院 / 平民的交响乐 / 花花绿绿展览会 / 上海博物馆 / 精文花市 / 徐家汇 / 故居 / 光明牛奶 / 在马路上看到王元化安详地走过 / 甲级写字楼 / 近在眼前的天堂 / 美女作家的盛产之地 / 画廊形色 / 开放的私家宅院 / 上海老一代滑稽 / 小台北 / 季风书店 / 城隍庙 / 买上海货 / 南汇桃花红胜火 / 比比萨斜塔还要斜 / 外滩华灯 / 书香朱家角 / 擦皮鞋擦出两套房 / 卖花阿婆 / “卡通”上海 / 复旧的百乐门 /

苏州河 / 夜校生 / 上海泡饭 / 上海小馄饨 / 上海色拉 /
法式长棍面包 / 大闸蟹 / 红房子西餐馆 / 萝卜干毛
豆子 / 淮海路 / 南京路 / 福州路 / 衡山路 / 东台路 /
上海昆剧团



第

一

部

上海
奥义书



第一章 “变钱”的城市

也曾黯淡的岁月

正午，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。天上的白云无所事事地停留着，太阳光垂直地普照人间，让所有的影子都暂时缩回到它们的原点上。这里曾经是十里洋场显赫一时的跑马地，今日仍然是上海的一个心脏地带。走在用石板铺就的小径上，可以看到广场鸽在草坪上不慌不忙地踱着步晒太阳。它们身躯肥胖，态度和平，气质绅士，上海人几乎把它们当成

了企鹅来养。空气中不时传来一小团一小团的青草气味，偶尔有细微的水珠拂面而过。一边的上海博物馆，天圆地方，状似宝鼎，很适合守候在正午的光线里。它的对面是上海市人民政府，灰色墙面庄重而宽大，上海大剧院和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分居两侧，遥遥相望相守，几乎是游客必到必看的都市景致。近年，人民广场的旅游指数已遥遥领先距离此地仅一箭之地的大世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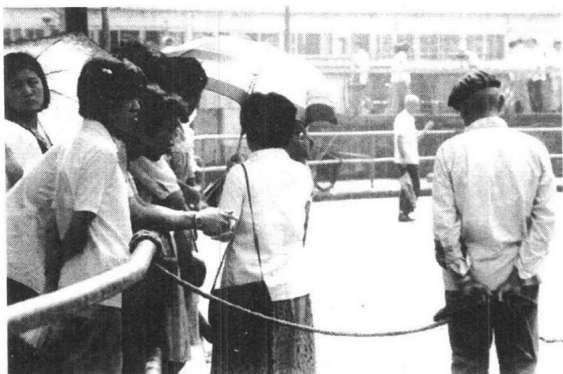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就在这片地面以下的十多米处，一个巨大的枢纽中心，正在喧闹繁忙地运作着。十多辆地铁以每四分钟一班的频率，将几十万人次吞进吐出。乘客依次经过自动售票机、自动硬币兑换机、自动食品贩卖机、自动刷卡机、自动扶梯、自动车门等等，当然，还有许多地铁工作人员在主动热情地为他们服务。这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，使得从上海火车站搭上地铁的乘客，只需七八分钟，就能到人民广场的上海博物馆去，那里正在举行墨西哥玛雅文明珍品展。尤卡坦半岛上千年前的智能，在安详笃定的展馆中，愿意和 21 世纪的上海人彼此理解。

当很多地方的很多人，还在为听到“时间就是生命”这句口号而热血沸腾时，上海人已经通过地铁一号线、二号线和明珠线，使自己平均每天多匀出半小时的生命，用来工作、学习、娱乐，或者过上一小会儿波德莱尔式的游手好闲的生活。在地铁商城，香港名店街和迪美广场里摆满各式古怪精灵的鞋包、手机、化妆品、家居摆设。那里的空气中，弥漫着各类香花干草的气味和人体散发出的香水前味、中味或后味。这是任何一个处于抒情时代的城市男女，都无法抵御的塞壬气氛。在人造光线下，化妆品折射出最大的魅力，那一张张经过雕琢的精致的脸庞，还有湿漉漉枝条上的花瓣，把消费社会的图像，裁剪得美仑美奂。人是互相炫耀互相欣赏的直立动物，当进化使得我们失去体毛和体味后，我们就靠假发和香水来互相诱惑。上海的地铁商城，

则把这诱惑的气氛紧紧团聚在地下，根本就不会有人想到：

原先这些地方，是冷战时期挖的防空洞，要是向公众开放，那很可能是在开个什么人物的追悼会。

即使是冷战结束之后的那些年，现在这种物质时髦的气氛，仍旧是无法想像的。当时上海市民外出活动，无论是去辛苦工作，还是去浪漫购物，全都局限于地表之上。至于地表之下有些什么，估计只有蚯蚓——不，是连蚯蚓都不清楚的众多地下水管道和地下电缆了。公交车上，则是一



片片的肉山肉海，高峰时段，每平方米最高记录是挤下 23 只脚。就是说，有 11 个人站在一米见方的区域内，还不够，还得再塞半个身子进来。如果这一平米内有人吵起架来，那最阴毒狠辣的一句话就是：要不拥挤？哼，依坐差头去。（上海话将出租车称做“差头”）于是对方嘟囔几声后，算是吃瘪。当时上海工薪阶层一月工资才几百，就算发了奖金，也不敢胡乱呼唤出租车的。

如今人们再也不用辛苦地顶着骄阳站在站台上等车了，舒适的地铁车厢可供人随时享用。

而同时，一个宏观上的事实却是：从1949年到1985年，上海交给中央政府3500个亿，但中央返回给上海用于市政投入的钱才35个亿。就是说，上海人就是靠每平方米23只脚的最高“挤”录，硬是挤出了自己99%的辛苦汗水来照顾全国。1949年，上海解放，在全新的体制下，上海以她得天独厚的优势，迅速变成了中国的一个巨大车间，成为了共和国不可或缺的依靠。几十年一贯制的计划经济体制，通过中央政府计划调拨的方式，使上海成为纯粹而无偿的利润输出地。三十多年里，上海以全国1/1500的面积、1/100的人口，提供了全国1/6的财政收入，而上海自己所留下来的，却不足她所创造价值的1/10。这个特殊的城市，为国家工业体系的建立做出了特殊的贡献，终于也使自己心虚体弱，百病缠身。最近有舆论把上海称做是“共和国长子”。上海人被这样亲密地看待，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不是很多的，以至于上海人听着这个称呼，颇为茫然。默默贡献了数十年，赢得了这个不伦不类的地位，上海人午夜梦回，大都是会普遍叹气的。

早在1965年，北京就已经有地铁了，而且由国家包办全部资金，也不知其中有多少是上海缴的。当时动静算是很大的，朱德、邓小平、彭真、罗瑞卿等还亲自出席了开工典礼。四年零三个月后，北京地铁建成，从北京火车站至西郊苹果园，全长23.6公里，是大陆第一条地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时北京人对新生事物热情有加，竟然为此还把好些旧城墙给拆了，汇通祠也给推了，直到1988年，北京人才重建了汇通祠，总算明白了什么才叫文明。当然，在那个年代，不是只有北京人才后知后觉。

如今看来，北京地铁实在够呛，一截一截活像火腿肠，土头土脑；抬头电风扇傻乎乎地转呀转的，把热风从这里吹到那里。好歹从建国门到木樨地，咣啷咣啷就到了。但在当时还没有地铁的上海，同样长短的路程，没有一小时的跋涉休想到达。冬天也就罢了，羽绒衣挤羽

绒衣，权当是集体取暖；要是夏天，从车上死命挤下来，不分男女老幼，上海人个个都是浑身湿搭搭的，狼狈不堪。不过要是身段好，衬衫也能把肌肤贴出个玲珑剔透，估计后来时装设计师们，就是从这当中得到了透视装的设计灵感。

地面之上，拥挤、逼仄、嘈杂、堵塞……

地面之下，黑暗、坚实、寂静、空旷……

上海人心里清楚，一个城市要是不利用地下空间，那真是笨到家了。

可是，开发地下空间，钱从哪里来呢？

在神话故事中，我们可以想像上海市长缠上大头布巾，来到一座山洞口高呼：“芝麻，开门吧。”然后，金银财宝哗啦啦地出现在我们眼前，并很快推动了地铁的建造和运营。

然而我们生活在一个叫做现实的世界里，所以十多年前的上海和上海人民只能是一样的尴尬：他们都有了一点钱，可以吃饱穿暖，可以花上5年时间，兢兢业业地打理出个地铁一号线；但是，他们却再也腾不出更多的货币，去同时建设4条地铁、新开工3条线，从而打造一个具有二百多公里、一百多车站的超级地下世界。那是个怎样的世界啊，四通八达，错综复杂。卡夫卡曾在小说《地洞》里，将一只穴居动物的焦虑描绘得呼之欲出；可他要是见过如此庞然的地下建筑，估计笔下的那头动物，将会被描绘成另外一种样子，比如购物狂，或地下迷宫破解者等。

要打造出这么个超级地下世界，需要喂下去的是成吨的钱，而不是无数把锄头。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其他方面：

上海要造高架环线公路，缺钱；上海要造沟通浦西浦东的徐浦大桥，缺钱；上海要造越江隧道，缺钱；上海要造高速公路，缺钱……

一个不断为国家创造着巨大利润的城市，自己却没有能力拿出钱来进行必要的建设。许多历史积累的基础设施，都由于过度的利用而基本上吃光了老本。有的甚至历经三十多年的和平时光，还难以修复战争的创痕——上海火车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。上海火车站当时是给日本人炸掉了，然后就用木板盖着，一盖就盖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初期。上海人难道不想造一个好一点的火车站？可是没钱。

当时上海的困窘又岂止一个火车站？上海的地下管线有些是按照当时日本人租界的口径修的；南市电厂还有 20 年代的英国电机；电话也是二三十年代的，是接线员一个个插接的。上海的第一批外商进来以后，打一个电话要半个小时，那个状态被讥讽为“进不来出不去”。接待外商住宿的浦江饭店是个老饭店，外商一多就没法子应付，只能白天把客人拉出去谈生意，晚上就让外国人打通铺睡觉，还有的外商就只好到苏州去睡觉了。

当时国务院主管财政的副总理姚依林亲自带队到上海来考察调研，在走访一个普通上海家庭时所见到的情景，让姚依林惊讶不已。据当时担任上海市计委主任的陈祥麟回忆：那时候姚依林上了一个普通上海家庭的阁楼，那个阁楼梯子基本上是 90 度的倾斜，上去一个人，下面的人如果跟着上去的话，就得顶着他屁股——只能一个人上去。上去以后发现还有马桶。一家人住得很小，没有卫生设备，没有煤气设备。这个阁楼给姚依林的感动是深刻的，上海这个地方每年给国家贡献那么多，但是老百姓的生活却这么差。

缺钱，缺得上海如困兽一般。

当然，我们可以不用着急，一切都慢慢来，上海也不是没有慢慢来的经验。在 80 年代，上海市政府曾提出过一个口号，叫“一年办十